荒 原 暖 意

——在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野营村感受军营文化的魅力

■本报记者 张科进

文化视线

前段时间，我随部队参加俄罗斯“中部-2026”战略演习。演习所在地，切巴尔库尔靶场的秋已经很深了，风又冷又硬。傍晚收操时，荒原上的风裹着西伯利亚的寒意钻进领口，让人不禁紧了紧迷彩服领口。

那天，根据通知，野营村下午5点半照例有演出。帐篷中，有官兵吆喝着提醒大家：“今天有‘红旗’歌舞团的节目，千万别错过。”稍事休息，不少人便相约结伴前往。

野营村的演出环境很简陋，可前往看演出的各国官兵还不少。等待开场的我，仿佛回到了儿时看社戏的时光，那种翘首以盼的雀跃心情简直一模一样。

回想这次出国参演的点点滴滴，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但精神上却始终有一种说不清的愉悦。那些歌声、笑声、掌声，那些傍晚时分为我们亮着的昏黄射灯，都让人感到很温暖。

一

切巴尔库尔靶场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州，是俄罗斯中部军区的重要演习场地。这片荒原的秋天，美得让人窒息。

9月中旬，我们随参演部队指挥组乘坐军机飞抵车里雅宾斯克。车子开了将近两个小时，窗外的白桦林渐渐稀疏，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枯黄的草场。远处的乌拉尔山横亘在天际线上，像一道低垂的眉，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。

成片的樟子松在荒原上铺开，像谁随手撒了一把深绿色的钉子。天空低垂，云层仿佛就压着地平线，金色的阳光如瀑布一样倾泻下来，把远处镶嵌在大地上的湖泊照得发亮。站在帐篷门口望出去，恍惚间会以为自己是在某幅19世纪的俄罗斯风景画里。

野外条件相对艰苦，训练强度很大，手机信号也不是很好。俄军文艺团队的演出，成了野营村难得的休闲活动。

每天傍晚5点半，野营村大抵都会响起演出的声音。那声音穿过浑浊的空气和冰冷的暮色，给参演官兵带来欢声笑语，成为荒原的一抹暖色。歌声和笑声改变不了生活上的艰苦，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一群人在艰苦中的心态。

刚开始大家没觉得怎样，时间久了，便慢慢品出滋味。

二

野营村的文化演出，几乎成了一种仪式。

苏联时期便已蜚声世界的“红旗”歌舞团、“红星”歌舞团，还有中部军区的文艺团队和当地的文艺团体，轮番出现在这片荒原上。层级不同，规模不同，但几乎每天都有。一位俄军军官对我说：“经常有文艺团队来演训场开展演出，重大节日更是如此。”

野营村的舞台有两处。一处是依托帐篷搭建，能容纳一两百人，常办些小型活动，这样在恶劣天气中也不耽误演出。另一处是野外露天场地，官兵自带凳子，或者干脆站着看。

我留意到，俄罗斯的“文化下基层”活动很有特点。

演出时间比较固定，通常是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，时长大约一个小时。组织形式灵活，不只是歌舞，还有音乐会；既有“红旗”和“红星”送来的“大餐”，也有一两个人的小演出，一把吉他、一架手风琴就能撑起一台戏。

最让我感到有趣的是，这些演出组织起来比较灵活。

演出团队静悄悄地来，又静悄悄地走。至于观演，同样没有任何硬性规定，官兵去不去全凭自愿。很多次，我们都是循声而去的。我常常看到，有人穿着棉大衣、戴着毡帽坐着观演，也有些刚从球场过来的官兵，穿着短裤背心站在旁边看一阵子。

演出的现场，不但有热烈的掌声，还有人吹口哨，甚至有人站在凳子上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左右摇摆。情到深处，很多官兵自发走到舞台前的空地上，随着演奏的节拍载歌载舞，十分开心。

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样一次演出，参加的人数也就一两百人，多的时候四五百人，哪怕最少时只有几十个人，台上的人照样认真演，台下的人照样认真看。

三

俄军这种前线文艺慰问演出的传统，可以追溯到卫国战争年代。

那时候，文艺工作队在战壕、掩体、战地医院里为官兵演出。利季娅·鲁斯拉诺娃的《毡靴》、克拉夫季娅·舒尔任科的歌声，成了一代官兵的共同记忆。那些歌声穿过硝烟和寒冷，落在官兵的耳朵里，像一只温暖的手按在肩膀上。

这一传统被延续至今。资料显示，俄军不但保留了“红旗”“红星”两个大的文艺团队，还重新组建了前线文艺工作队，包括歌唱演员、音乐家、戏剧演员、舞蹈演员。他们全都是职业演员，非常专业。

我了解到，这些文艺演出不是偶发的慰问活动，而是有制度支撑的日常工作。演出不仅是“送欢乐”，还承担着采风和收集基层官兵作品的任务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“采访”——演员把官兵的故事带回去，又把家乡的牵挂带给官兵。

在艰苦的野外条件下，一场演出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小时的快乐，更是一种“被记得”的感受。一位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演出人员告诉我：“我们给官兵带去的不只是歌曲和笑声，更是对他们付出的尊重。”我觉得，这种“被记得”的感受，恰恰是野战军营中稀缺的精神资源。

冰冷的荒原上，这些文化活动虽然不是主角，但它们如同帐篷里那炉炭火一样重要——无法改变外面的气温，但让帐篷里的我们觉得，这个夜晚可以熬过去。

四

在这片荒原上，来参加演习的各国官兵，语言不通、风俗不同，但音乐和笑声是相通的。

中国参演部队不但组织了帐篷联谊，还利用休息时间排练了一台文艺演出送给大家。

俄罗斯文艺团体带来的演出节目，主要是音乐和歌舞。而中国的文艺节目则更加丰富多彩，除了有音乐和歌舞外，还有变脸、武术、喷火、舞狮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表演。

演出当天，台下本来只坐着中方邀请的各国带队指挥员和官兵代表，但后来前往观演的官兵越来越多，不少人没有地方站，就攀在隔开野营村与观众区的铁丝网上观看。演出结束后，俄方指挥官得知演员全是基层官兵兼职时，禁不住竖起大拇指盛赞。

这场演出很快便在野营村出圈。应各国官兵的呼声，我军第二天晚上给大家加演了一场。与头一天主要是受邀的官兵代表不同，第二天都是自发前来的官兵，现场气氛更加热烈。高潮的时候，大家手拉着手又唱又跳，气氛一浪高过一浪。

那一刻，军营文化超越了国界，成为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沟通方式。

离开切巴尔库尔靶场的那天，天空开始飘起了零星雪花。乌拉尔山隐在云雾深处，轮廓朦胧。车子驶出野营村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顶帐篷，它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又矮又小。但我知道，傍晚时分，这顶帐篷仍会有灯光亮起来，也会有歌声传出来。

光影纵横

直播串起长征“同心路”

■褚 银

作为长期从事解放军军史与战史研究的学者，我认真观看了10月23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牵头，联动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南五省区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联动融媒体直播《长征魂·同心路——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》。此次直播以“长征精神+民族团结”为主题，设置同心源、同行路、同舟渡、同薪火、同辉映5个部分，传播量很大。观罢深思，我深感这是一次在历史阐释与传播创新上都颇具分量的尝试。本次活动以长征途中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走向实践为主线，串联起广西龙胜、内蒙古三段地等关键历史现场，既有史实的厚重，又有现实的观照。

长期以来，长征叙事多聚焦于军事突围与政治转折，民族团结工作往往被置于背景位置。此次直播明确提出：民族团结不是长征的“副产品”，而是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。这一判断是准确的，也是有史实支撑的。

中央红军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）长征途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行进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；红四方面军在19个月的长征中有15个月的时间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，比例之高说明民族工作绝非边缘议题，而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课题。1935年5月，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的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》，正是将民族政策从原则宣示推向具体实践的重要文献。直播对这一脉络的梳理，有助于纠正长征研究中“重军事、轻民族”的偏颇。

直播选取广西龙胜龙舌岩标语与内蒙古三段地作为两个关键节点，颇具匠心。

1934年11月下旬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后，红军总政治部于29日发布《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》，提出“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，给瑶民彻底的自决权”。龙舌岩上留存的红军标语，正是红军早期民族政策的生动见证。

而三段地的意义更为深远：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三段地，建立了党在内蒙古最早的革命根据地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曾评价“我们党的许多少数民族统战政策，是来源于三段地；我们党的许多高级民族干部，也是成长于三段地”。

从龙胜的标语到三段地的根据地实践，再到内蒙古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，这条历史链条清晰地展示了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宣示、局部试验到制度化落地的完整过程。直播将演播室设在三段地，正是对这一历史逻辑的自觉呼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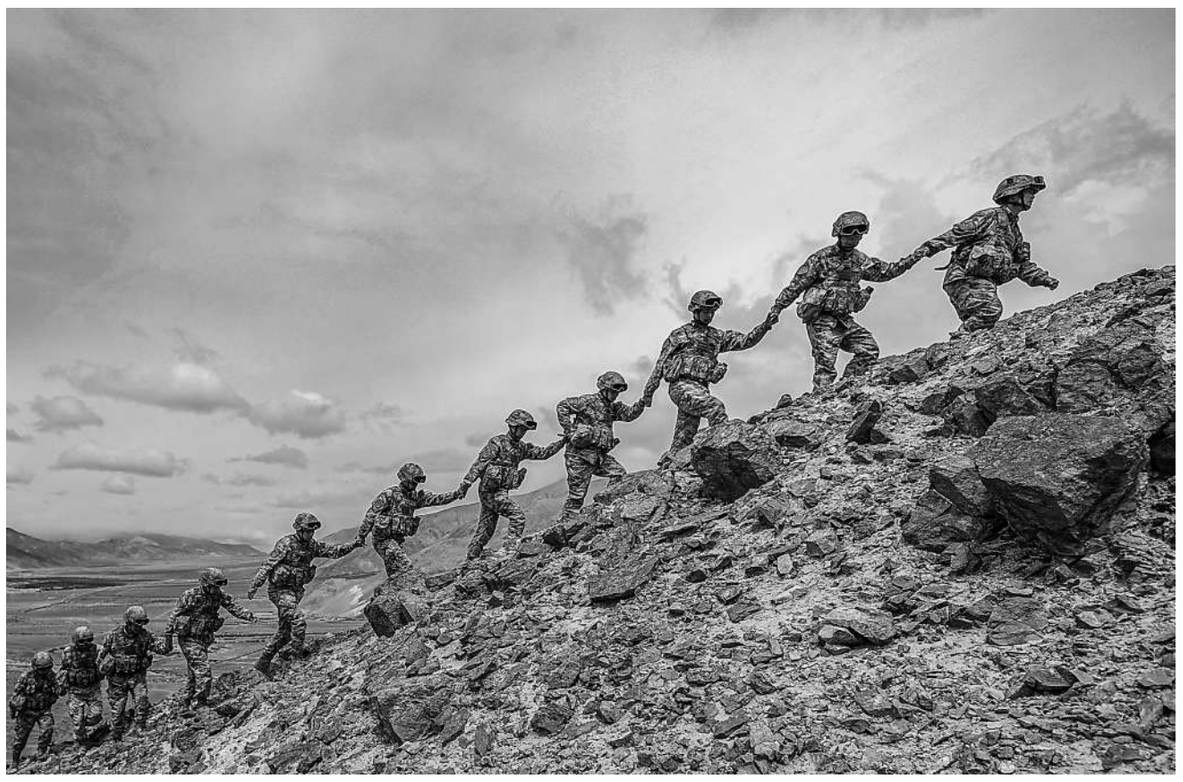
从媒体实践角度看，此次直播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。其一，将演播室搬至革命旧址现场，使历史叙述获得了空间上的在场感；其二，多省区联动、各点位10至20余分钟的直播保证了内容的纵深，而非浮光掠影；其三，主播台、专家学者与红军后代的三重叙述结构，兼顾了知识性、情感性与权威性。

此次直播还实现了几个创新：将大型主题类融媒体直播搬到了红色革命旧址现场，主会场设于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，让历史现场成为叙事主体；与区外五个省区的电视台实现长时间实时连线，27路信号同时切换；在大型主题直播中运用“5G+4K+3D+AI”轻量化虚拟制作技术，打造360度“虚拟+实景”沉浸式场景；将主播台、专家学者阐释与红军后代现场讲述有机结合；以民族团结为重大主题贯穿全程……这些探索为重大历史主题的融媒体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总体而言，此次直播以扎实的史实基础和创新的传播形态，将长征中的民族团结工作从历史深处发掘出来，呈现在公众面前。这既是对长征胜利逻辑的一次准确阐释，也是对“走好新的长征路”这一时代命题的切实回应。作为史学工作者，我乐见这样的尝试，并期待更多有益探索。



《长征魂·同心路》大型直播海报。 作者提供



阅 图

前 进

■崔浩浩

这幅作品的拍摄者采用仰角拍摄与对角线构图，以蓝天白云和连绵的高原群山为背景，定格下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攀爬陡坡的瞬间。画面中，官兵相互牵拉，在险峻的岩壁上汇聚成一股向上的力量。

（点评：王净）

战地词作《赣南游击词》赏析——

密林长歌

■龚慕雪

艺 境

在红色文学长河里，有这样一首战地词作，没有大江东去的浩荡，也没有金戈铁马的雄奇，写的是衣单粮绝、野菜果腹的艰苦岁月。这便是陈毅的《赣南游击词》。

1934年，红军主力长征后，项英、陈毅留在南方，率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在深山密林里坚持斗争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1936年，陈毅写下这组词。

词的前六节以一天的时间顺序展开，由破晓至月夜，以白描手法记录队伍的生存窘境。“天将晓，队员醒来早。露侵衣被夏犹寒……”寥寥数句，陈毅描摹出盛夏夜露浸透我军官兵衣衫被褥的场景。“天将午，饥肠响如鼓”，陈毅写敌军持续数月对红军实施粮食封锁，官兵只得采野菜、饮清水充饥。顺着时序推移，“日落西，集会议兵机”“夜难行，淫雨苦兼旬”，这几节依次描述我军筹划转移，但又遇阴雨连绵，只能倚树暂避风雨的情景。

一节一个场景，串联起深山游击战争一日的完整图景。词作不刻意渲染悲情，只是冷静平实的记录。也正是这份克制内敛的书写，让文字深处蕴藏的力量，愈发动人。

词作第七至第九节笔锋递进，叙事重心由生存困境转向对敌作战。“敌人找我偏不打，他不防备我偏来”，陈毅把复杂的军事智慧和避实击虚、伺隙出击的游击战术凝练为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。

历经生存与战斗的双重考验，词作第十至第十二节跳出具体处境描写，转而描写军民关系、队伍成长与革命信念，在情感上完成升华。“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”，语言朴素直白，道出人民是这支队伍能够屹立不倒的依托。“勤学习，落伍实堪悲”与“莫怨嗟，稳脚度年华”，则写出我军官兵身处困境仍坚持学习、磨砺本领、积蓄力量。

《赣南游击词》不只是一组纪事词，它为我们留存下长征的另一重面向：主力向西跋涉是长征，留守将士在深山密林里苦撑坚守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长征”。

旋律里的雪山行军

■郑 彬

重温经典

深秋西陲，云淡天高，雪山巍峨。我在某部蹲点的日子里，常与巡逻回来的年轻战友围坐畅谈。他们扎根雪域、踏雪巡边的故事质朴动人，尽显高原军人的赤诚。那天，聆听他们的事迹，我心中一动，忽然觉得有一首曲子特别适合给他们听——二胡协奏曲《雪山魂塑》。

这部以红军翻越雪山为表现主题的音乐作品，是作曲家刘文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。整部作品分为《征途》《雪山》《战友》《朝霞》4个连贯乐章，以二胡的歌唱性，塑造长征将士坚韧顽强、不怕牺牲、向光而行的音乐形象。眼前这些戍边官兵的气质，与红军前辈们何其相似。大家听完曲子后，果然都很喜欢。我又详细跟他们讲解了这部作品，共同体会这份一脉相承的忠诚与坚守。

乐曲开篇《征途》，以悠远如钟鸣的引子为整首作品奠定沉肃厚重的基调。紧随其后，二胡浑厚苍劲的长弓徐徐舒展，低回婉转的旋律将听众思绪带入山河苍茫的革命征程之中。音符错落排布，模拟出征途之上此起彼伏的急促步伐。跌宕起伏的转调，寓意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；急促利落的快弓节拍，展现向死而生的决绝无畏。乐曲以层层递进的调性变化和旋律起伏，细腻描摹红军将士穿越荒山野岭、踏过冰雪泥泞的艰难行军图景。

乐曲进入《雪山》乐章。二胡下行颤弓模拟漫天风雪呼啸，特殊颤弓技法搭配打击乐，勾勒出雪山空寂辽远的山谷回响。随后，江西民歌《十送红军》的熟悉旋律，在二胡与钢琴的“对话”中缓缓流淌出来。在这温暖的旋律里，藏着红军将士对亲人的思念、对故土的眷恋。

这支所向披靡的红色铁流，由无数有血有肉的“战友”汇聚而成——他们会在篝火旁哼唱家乡小调，会在雪地里分食最后一块干粮……在《战友》乐章中，刘文金精准把握二胡贴近人声、长于抒情的乐器特质，多用内弦、绵长慢弓，音色沉静如私语，展现红军战士惦念同伴、怀念牺牲战友的深厚情谊。

当音乐进行到最后一个乐章《朝霞》时，积蓄已久的情感终于如火山般喷薄而出。连续上行的三连音，让人仿佛看到东方的天际线正被一点点撕裂，金色的光芒即将倾泻而下。紧接着，乐队以全奏形式，奏响陕北民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的主题旋律。此时的二胡尽情挥洒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雄壮。尾声中，快速的音符叠句如滚滚铁流，势不可挡，最终坚定地收束于主音。这一刻，乐曲戛然而止，但“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豪迈，却久久在心中激荡。

在雪域的这段时光，我读懂了“坚守”二字的千钧分量。我凝视着眼前这群年轻的战友，终于明白，他们的故事为何会与这首乐曲共振。长征精神绝非停留于书本中的抽象文字，而是流淌在官兵的血脉里，生生不息。

二胡协奏曲《雪山魂塑》 扫码听